

自由或死亡

卡赞扎基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希腊〕尼·卡赞扎基

自由或死亡

王振基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La Liberté ou La Mort

据 Hélène Kozantzaki et Liberté Plon, 1956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自由或死亡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0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4}$ 插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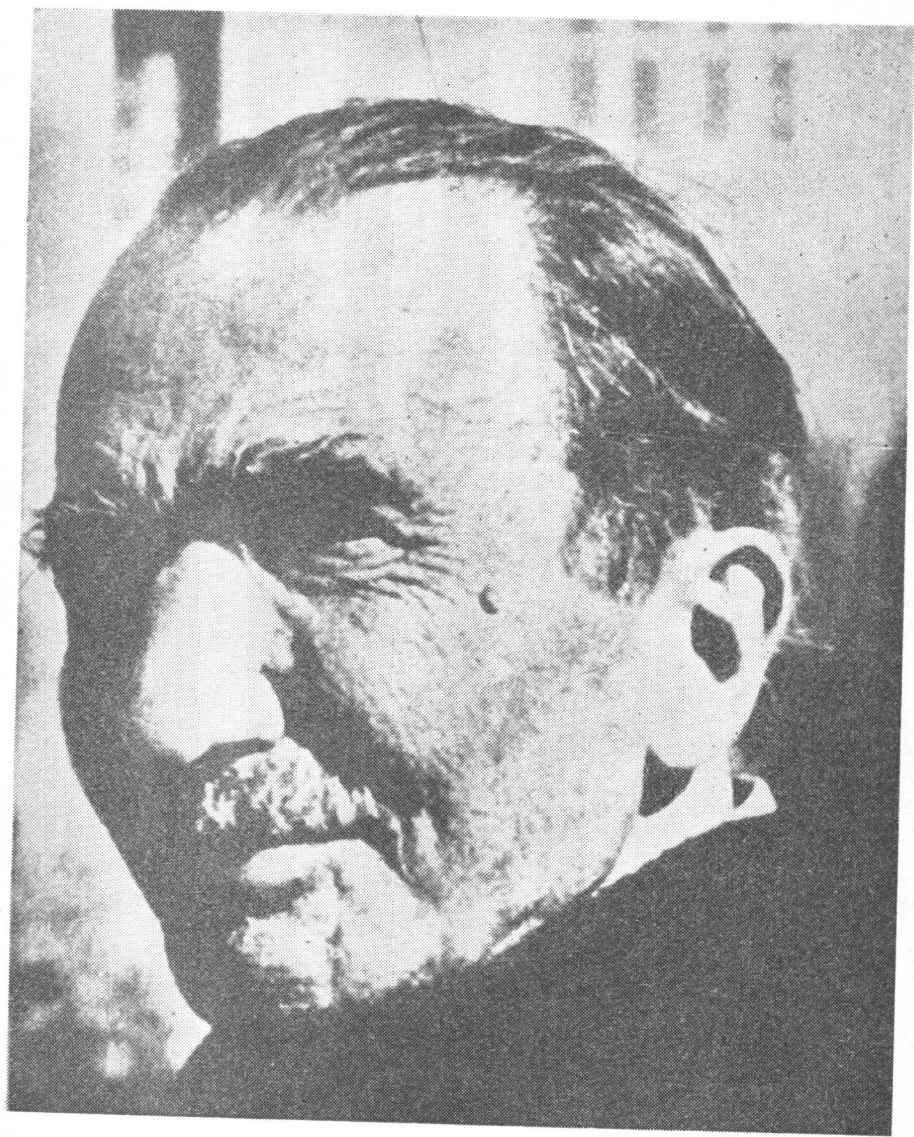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8,000

书号 10208·105

定价 1.70 元



作者像

前 言

“当我写一本书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条蚕。理性思维不起主要作用；我不写提纲，它在我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不必为了给书中人物寻找情节而担忧；每天清晨开始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我不担心，因为我无意识地感觉到，一切都已在胸中完成，我只需让它出来。我的肺腑已变成了克里特（比如对写《自由或死亡》来说），而我只需作茧，也就是说把小说写下去……我感觉到由蚕到从事创作的人贯穿着一条神秘的法则，我发现作茧和创作小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话是谁说的？是诗人、小说家尼科斯·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这部克里特传奇故事的作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正如所有的伟大小说家一样，他以切身经历过的现实为创作的依据，绝不根据精神分析、伪哲学或其他推理去虚构一些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在卡赞扎基这个克里特的儿子，生而为奴隶的人的作品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把自由置于人类的一切向往之上。“自由，上帝并没有把它赐给我们，而它却从一国飞到另一国，到人们呼唤它并为留住它而斗争的地方……”尼科斯·卡赞扎基，他和你们伟大的鲁迅一样，敢于用白话文写作，而蔑视博学的权贵和思想僵化的文人的雷霆。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尼科斯·卡赞扎基遭受到中国式的幸，却认为“他生活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

代”，他感觉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我感到今天我们苦闷的心灵向往着一些比美更为迫切的东西。以往，在相对平衡的时代，还可以通过美使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得到一个答案——即使是暂时的答案。而今天，甚至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符合时代要求的答案，例如自由、道德、正义的问题，和平、以战争反对战争、反对饥饿和贫困、反对酗酒、淫乱的问题。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美可以等待。

“人类正处在一个严重时刻。这不仅涉及到拯救文化，而且涉及到地球本身的存亡问题。因为，今天的人，从道德方面来说，还没有从大猩猩那里摆脱出来，却过早地发现了原子分裂。目前，巨大的毁灭力量被掌握在不称职的人的手中。大猩猩时时刻刻都可以纵火，把人类大厦化为灰烬。心灵与智力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了……”

尼科斯·卡赞扎基结束他的表白时说：

“作家应该敲起警钟。因为他具有地震仪般的敏感，觉察到地震临近。因此，世界所给我的形象不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不管情愿与否，我致力于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生命已被许诺出去，我和它一起许下了这个愿。

“由于这些，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也就是说为美服务的人……”

下面，当他谈到作品中的主人公，特别是《自由或死亡》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时，是这样描述的：

“……战士们并不悲伤，他们没有时间；是的，他们受着痛苦，他们感到剧痛，但并不苦恼，唯一的苦恼是不参加战斗……

“人最壮丽的时刻并不是获得幸福，而是为获得幸福而战

斗……

“他们（小说中主人公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或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为懦夫、坏人；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行动。善与恶相互渗透着，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些制作出来的机器人，而是一些活人，为生活中的变化和诱惑所左右。他们随时会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在我的小说里，没有大功告成的胜利，而是一个继续的战斗……”

因此，卡赞扎基的主人公们不停留在获得的自由上：

“主人公所全力争取的最迫切的目标是自由；但一旦取得自由，斗争的目标又改变了；主人公这时懂得为什么他这样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自由：从斗争一开始就有一个理想在他身上起着作用——创造一个由友爱联系起来的自由人之间的博爱；然而，这是一种刚强有力的爱，而不是多愁善感的爱。由战士组成的一个严肃的社会暂时歇下来，时刻准备着向随时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罪恶进攻；因为这些主人公就是现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实就是善与恶的无尽的泉源……”

以上便是尼科斯·卡赞扎基通过他的小说，特别是通过《自由或死亡》一书所要表达的主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对自己本身的斗争，为把人从战争解放出来以达到爱的胜利的最后一战。

海伦·卡赞扎基

1981年12月3日于日内瓦

（前言中的摘录见《与巴黎法兰西无线广播电台皮埃尔·西泼里奥的谈话》）

目 次

前 言(海伦·卡赞扎基)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3
第 三 章	90
第 四 章	122
第 五 章	159
第 六 章	207
第 七 章	243
第 八 章	288
第 九 章	326
第 十 章	365
第十一章	400
第十二章	448
第十三章	496
第十四章	536
译后记	573

第 一 章

米哈伊队长正在咬牙切齿，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那右边的犬齿露出唇外，在黑胡须间闪着亮光。坎迪亚的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猪队长”，这对他说来倒是挺合适的。他在盛怒之下，瞪着一双阴沉的圆眼，他那粗壮的颈项，宽阔结实的身躯，加上那叛逆的犬齿，真的象只野猪，见到人就停下来，准备向前扑去。

他把手中的信揉成团，塞进他那很宽的绸腰带里。为了弄清其中的含义，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这封信。“他今年还是不回来。他那可怜的母亲和遭遇不幸的姐姐，又要孤零零地度过复活节了，因为据说他还一直在学习……！他还要学什么鬼，还要学到哪年哪月？他娶了个犹太女人，没有脸回克里特来，而又不肯承认……！我亲爱的科斯塔罗斯，你那宝贝儿子，他玷污了我们的血呀！唉，要是你活着的话！你给我抓住他的脚，把他象只装酒的皮囊似的，头朝下吊在房梁上！”

他站了起来，是个魁梧的汉子，头碰到铺子里的天花板。当他猛地站起来时，缠着他一头乱发的带穗头巾松开了。他抓住头巾，拧了一下，又把他的头缠上，打了个紧紧的结。然后，他一个箭步蹿到门口，站在那里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

查里托斯是铺子里的学徒，在一盘绳缆后边缩成一团。这个外貌粗野的乡下孩子，皮肤黝黑，带着一副畏怯而又好奇的神

情。他斜着眼看了一下他身旁的东西：船帆、油布、一桶一桶的油漆的沥青、巨型锁链、船锚和航海用的各种其他物品。可是他是这么害怕，他的眼睛真正看见的只是他的老板，后者的身子填满了整个门框，怒气冲冲地朝着港口的方向望去。其实，这是他的叔叔，而他叫他“老板”。孩子在老板面前怕得发抖。“好象今晚还不够我烦的，”米哈伊队长咕哝着说，“那只狗^①还要叫我到他那里去，他想打我什么主意？我还得为我侄子发愁哩！他母亲要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了。该死的东西！”他朝左边望去，帆船、驳船和大海映入眼帘。码头上的嘈杂声远远地传来。商人、水手、船工、码头工人，在油桶和酒桶、一堆堆的角豆之间来来往往。他们高声叫喊，诅咒，装车，卸车，赶着在太阳下山城门关闭之前把活计干完。海潮在上涨，码头上散发着腐烂的香橼、角豆以及酒和油的气味。有两三个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马耳他人站在堤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出嘶哑的声音，向拖着满网鱼回来的一个大肚子渔民打招呼。

夕阳西下，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北风凛冽，寒冷空气袭击整个坎迪亚。店主们搓着手，跺着脚，喝着鼠尾草茶或是朗姆酒取暖。远处的斯特鲁姆布拉山顶上还有雪。再远些，伊达山上风吹不到的凹处，积雪皑皑，宛如展开的一条白丝带。而天空星光闪烁，皎洁如镜。

米哈伊队长的眼睛盯着港口右边一座镶着带翅的石狮、壁垒坚实的城堡。坎迪亚四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墙和威尼斯共和国时期基督徒建造的炮楼；威尼斯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都在这里流过血。爪子抓住福音书的大理石狮子，一些仍然留在

① 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蔑称。

塔楼石头缝里的土耳其人的斧子，令人回想起那一年秋天的一个血战的日子。当时，土耳其人多年围攻不下，而后终于夺取了这个城市。今天，在石头脱落的地方到处杂草丛生，生长着野无花果、荨麻、槲果藤。

米哈伊队长注视着大塔楼的下面。他的血液冲上太阳穴，叹了一口气。在这座塔楼的底层，海浪冲击的那堵墙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徒战士，戴着镣铐在囚室中死去。“克里特人，尽管这么结实，也承担不起他那沉重的灵魂。不，不行……我埋怨上帝没有给我们克里特人一具钢铁铸造的躯体，使我们能够坚持抵抗，一百年，二百年，直到我们的岛获得解放。”

他想到他那跑到外国去、欧化了的侄子，又冒起火来。

“他学习，他这么说。他能学习什么鸟！这家伙到了还不又是象他叔叔小学教员‘狼屁’一个样！书呆子，眼镜夹在鼻梁上的假圣人！”

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差点啐进狄米特罗斯的小店，店主就在店里坐着。

“土耳其人的吞噬者，狂人米哈伊，你的家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而你从来没有在压迫者面前屈过膝！”

他那令人生畏的祖父，狂人米哈伊生龙活虎，整个人在他身上复活了。只要他还有儿子和孙子，这位光辉的祖先就仍然活着。

坎迪亚的老人们不时回忆起他这位祖父。他在岸边徘徊，把一只大手象帽舌似的放在眼睛上边，窥探他所谓的“莫斯科”船出现在水平线上。他歪戴着一顶大型土耳其帽，沿着坎迪亚的城墙走来走去，背靠着那被诅咒的塔楼，面对着土耳其人高唱《莫斯科之歌》。据说，他蓄着长头发、长胡须，一双高统靴总是

系在腰上，从不离开。他还穿一件黑衬衣，因为被奴役的克里特人在居丧；礼拜天，望过弥撒，他就把他祖父的旧弓斜挎在身上，带上装得满满的箭囊外出漫游。“这才是男子汉哩！”，米哈伊队长皱着眉头咕哝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象我们的这些怯懦无能之辈！妇女们同他们比起来不但毫无逊色，甚至还要强些！咳！人类蜕化了，堕落到这步田地。”

往事又涌上心头。祖父的后面出现了米哈伊队长的祖母，骨瘦如柴，粗野，长着可怕的黑指甲。到了很老的时候，她离开住满子孙的院落，走到她出生的村庄（在伊达山脚）上面的一个深岩洞，把自己隐藏起来。她在那里呆了二十年，没有动过。每天清早，嫁到附近的一个孙女给她送去一块大麦面包、一些橄榄和一壶酒。水呢，岩洞里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到复活节，为了敬奉耶稣，还给她送去两只红鸡蛋。老婆子长头发，长指甲，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幽灵似的，每天早晨都在洞口出现。她把身子蜷作一团，眼睛注视着升起的太阳，长时间地挥动一双干瘦的手臂，好象是为太阳祝福，或者是指着它诅咒。而后，她又消失在深山里。就这样隐居了二十年。一个晴朗的早晨，人们没有看见她出来，事情很清楚，大家就去把村里的神甫找来，拿着火把进到岩洞里，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冷，缩成一团，在一个象棺材那么窄小的坑里，手里拿着十字架，头顶着膝盖。

米哈伊队长摇了摇头。他的目光离开了那座牢狱，死去的人们又重新潜沉在他的心底深处。

在对门的店里，狄米特罗斯先生肿着眼，盘着腿，坐在小沙发上打瞌睡。他手里拿着一把蝇甩儿懒洋洋地赶苍蝇，不叫它们落到摆在他周围的一包包豆蔻、丁香、乳香、肉桂和那些装在小瓶里的什么月桂树油、爱神木油上。他总是显得忧郁的样子，

无精打采。他一会搔痒，一会打呵欠，一会闭上眼睛养神。因为他没有睡着，他感觉到对门米哈伊队长在看他，他挥动蝇甩儿打招呼，可是他那位威严的邻居把头转开，于是狄米特罗斯又打起呵欠来。

米哈伊队长把一只大手插进缠了好几圈的腰带里，取出那封揉皱了的信，把它撕成碎片。

“一个小学教员似乎还不够玷污这个家族的，现在又来了一个！这是谁的儿子哪？是你的，科斯塔罗斯哥哥，就是你点燃了火药库，把阿尔卡狄的寺院，连同它的圣徒、耶稣、教士、基督徒以及土耳其人一起，统统炸光！”

万徒索斯，那出名的里拉琴手，披着件大袍子，匆匆忙忙朝港口走去。他从基萨莫那里给酒店订购一桶酒，准备去取货。可是，远远望见米哈伊队长，头上的头巾缠到眉端，他明白了，立刻转身。

“这个猛兽又在生闷气了。”他小声说，随即改换方向。

太阳终于落到斯特鲁姆布拉山的岩石边缘，街上满是阴影，清真寺的白色尖塔变成玫瑰色；在港口上，商人、手艺人、工人、船夫，甚至狗，从拂晓开始就呐喊，叫嚷，都感到十分疲倦了。世界平静下来。米哈伊队长从腰带里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怒气慢慢消了。他抚摸着自已那黑得象墨一般的浓密胡须，终于微笑了，又露出他的犬齿。

“我的儿子，小特拉萨基，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他低声说。“他会挽回我们的荣誉。他会比他的‘狼屁’叔叔，比那个把我们的血和一个犹太女人的血混杂起来而不以为耻的冒牌学者哥哥，强得多。他将高高举起我们家族的火炬。”

他这样说着，生活骤然显得美妙起来，上帝是公道的。米哈

伊队长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一个土耳其人，穿着木鞋的小老头，脸上不长胡须，衣着干净，可是十分破旧，战战兢兢地走来，抬起头望着米哈伊队长。米哈伊看见他，略点了点头。

“你有什么事，阿里·阿嘎？”他用生硬的口吻问道。

这是他的邻居，他一看到他就讨厌。这个鼻涕虫，不男不女，让他恶心。他每个下午都和他的希腊女邻居一起织袜子，谈论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儿。

“老板，”小老头说，“我从努里·贝^①那里来。他给你请安，他说劳你大驾今晚到他那儿去一趟。”

“行啦。他已经派他的黑奴给我送信来了。滚吧！”

“你可得一定去呀。”

“我叫你滚开！”

他忍受不了这种太监的声音。阿里·阿嘎不再说什么了，浑身颤抖，贴着墙走了。

“我到个土耳其人那里，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米哈伊队长自言自语地说。“他到底想打我什么主意，这只狗？有事他来就是了。我不去！”

“查里托斯，回家去给我备马！”他喊道。

他忽然想要骑马兜圈子，散散心。什么祖父、祖母、侄子、努里·贝所有这些，出去转一趟以后就不再想了。

可是正当他伸手取钥匙锁店门的时候，从街头传来一阵爽朗悦耳的马嘶声。米哈伊队长熟悉这个声音，他转过身去。一匹近乎青铜色的枣栗马，身上发出亮光，冒着烟，神态庄严而高

^① “贝”是旧时土耳其官长职称。

贵，朝他走来。一个土耳其孩子，赤着脚，小心翼翼地牵着缰绳，在坎迪亚街上遛它，并且已给它去掉鞍轡，好让它松快一下。马从嘴、前胸和腋下冒出热气，它肯定是刚刚跑了远路，可是马的昂扬激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它在抖动身躯，甩掉鬃上的汗水；它嘶鸣，不时用前蹄敲击人行道。

“这就是努里·贝的种马。当心，看呀，小伙子们！”锡罗斯人帕拉斯凯瓦斯的理发店里有人这样喊着。四、五个等着理发的人和—个还带着满脸肥皂沫的人拥出店门，停住脚步，张口结舌，伸着脖子，惊慕不已。

一个长着卷曲的山羊胡须的大个子说：“我发誓，要是有人问我：‘努里的马和他的娘子，你宁愿要哪—样？’要是有人对我说‘挑罢！’我就挑这匹马！”

“冒失鬼！”刚刚刮了胡子的染匠雅那罗斯插嘴说。这人长着直竖起的猫须，所以大家也叫他米斯提格里。“爱米奈·哈嫩恩是块精选的好肉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刚二十岁，这娘子。这岁数劲头正足……挑她罢，孽种，好让你裤裆里美—美！”

“我宁愿要马，我跟你说。我不能跟一个土耳其女人睡觉，把我玷污了。”山羊胡子坚持他的意见。

“伙计们，马不要，哈嫩恩也不要。”帕拉斯凯瓦斯轻声细语地说，他手里拿着剪子，也跑了出来。“马不要，哈嫩恩也不要，这些全都惹麻烦！”

山羊胡子转过身来：

“嘿，小伙计，活着就是麻烦！死了就没事了！你少跟我们克里特人瞎吹这些。要是有人认爲你不怀好意，就把你活埋……”

可怜的锡罗斯人吓得发抖。他是个小个子，和气、天真，到

如今还在问自己怎么就会到克里特来给这些人刮胡子。每当一个克里特的山区居民出现在他的店门口，他都要惊一下，害怕地打量来人。从哪里开始呀？山里人多少个月不刮不洗，当然弄不清楚上次理发是多少时间以前的事哩。理发师抖动着毛巾，拿着剪刀，围着椅子转，座上的克里特人欣赏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姿容。这位惊人的顾客使他想到带领羊群的公羊，尤其是想到守护神圣米纳斯，帕拉斯凯瓦斯有一次在一张图片上看到过他，须发加在一起不知有多少公斤，恐怕十个理发匠也难以清理得了。

帕拉斯凯瓦斯的剪刀突然间变得很小了。这些猪毛，这堆吓人的毛发，从哪里下手？懦弱的锡罗斯人叹了口气，终于作出决定，一面呼吁上帝帮助，一面开始涂肥皂。

“活埋？”他倒退一步，急促地重复了这个词。“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活埋我呢？”

“因为我们对所有象你那样说话的人，你知道我们怎样叫他们吗？”

“请你说吧。”

“死人！”

锡罗斯人把一口唾沫艰难地咽了下去，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走进了店里。

斯提凡尼斯，这位被土耳其人炸沉的盖亚尔德号船长，正在这时瘸着腿走过。一八七八年革命时土耳其舰艇的一颗炮弹打到他的船上，炸碎了他的膝盖骨，从此他就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在港口区闲逛。他有两根拐棍，一根笔直象支蜡烛，克里特情况良好时，他就拿出这根拐棍来；另一根弯弯曲曲的满是节子，当形势不佳，空气里闻到火药味时，他就使用这根拐棍。这一天，他拄着这根奇形怪状的棍子。他听到谈话就停了下来。

“得啦，别吵了，小伙子们，事情总可以安排妥当的。”

“你说呢，斯提凡尼斯船长，你宁愿要哪一样？”

“骑上努里的马，咳！蠢货，把爱米奈·哈嫩恩放在马屁股上，就象圣乔治那个样。”

“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斯提凡尼斯船长！”不论理完发的还是没有理的全都大笑起来。“愿上帝也听到你的话！”

米哈伊队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他面前走过的那匹马，俊俏喜人，动颤着，象天鹅般竖起细长而灵活的脖子。这只英俊的动物看到对方，眼睛闪射出光辉，好象认识他似的，然后犹豫刹那便开始嘶鸣。

米哈伊队长朝它迈进了一步。他控制不住自己又再向前靠近。他渴望抚摸这匹马，试试它身上的温度，用手接过它口上的流涎。马童体会到他的意图，便停了下来。

米哈伊队长的手有力地抚摸那被汗水浸湿的宽大前胸——马胸前挂着一个绿松石制的项圈和一个牙雕新月。他继而狂热地抚摸马颈、马鼻、前额，把手插入潮湿的鬃鬣，又不知顾忌地抚弄马背、臀部和冒着烟的腹部。

这个高傲而喜人的动物弯下脖子，享受着这爱抚。它把妩媚的眼睛转向抚摸它的人，看着他，用鼻子磨擦他的头，而后嘶鸣，把呼出的热气喷向他乌黑的头发。忽然间，它要弄起来，用它的唇边把米哈伊队长的包头巾摘了下来，叼得高高地在空中摇晃，不肯归还。它用调皮的神情打量它面前的那个蓄着黑胡子的人，于是那个人感到心都溶化了。米哈伊队长从来不曾以这样温柔的目光看过一个活着的人。他同它悄悄地说话。那个动物低下头，注意着，亲昵地磨擦他的肩膀。米哈伊队长来一个冷不防，伸手夺回头巾，随即把这被流涎湿透的头巾缠在头上。